

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黃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王貽形毀心全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沉一國手死生人之大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得與之變也夫恬苦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美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因其所異而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又知同之不足同故因其所無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無不宜無不宜而不和者未之有也視死生如一則喪足猶遺土耳常季猶嫌王貽未能忘知而自存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平往者也不能平往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仲尼喻以止水致鑑非駘引物從已也

夫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故不正者皆末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松栢人皆自正則無美大聖而趨之也幸自能正非為正以正之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實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擇日而登以不失會為擇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彼何肯以物為事乎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貽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金魯歸之與王貽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貽相為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為死生而與之變孰為覆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物化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

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畏也常季謂駘懷內重之道則為已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而推為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為幸而正衆生哉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

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疑獨註學者始未有得則虛而往終焉有悟則實而歸教者默然而喻學者亦默然而得列子云用無言為言亦言用無知為知亦知是也受制於陰陽而後有死生乘雲氣騎日月則死生不得與之變矣無假則盡性故不與物遷命物則至命故常守其宗也膽附於肝本同一體楚越相去蓋數千里自其異而觀雖同體而有數千之

隔自其同而觀則與道玄合而萬物皆一也。王駘自聞自見故不知耳目之所宜所。一言其德所喪言其形蓋不獨自忘其形而又使物忘已也。常季謂王駘未能忘知以為已忘心以得心得其常心未大過於人物何為最之答以王駘獲最猶止水來鑑止者性之本然唯止於先者然後能止。泉止莫非木也而松栢獨正凌霜雪以冠泉木莫非人也而舜獨正明庶物而察人倫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已而物正之謂也。夫勇士忘生雄入九軍求名自要而猶若是泥體道者乎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之所知則與造化為一其心未嘗死故能擇日以登假去留自在也。

以末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為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有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栢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為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為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焉夫勇士內存不懼之實外驗保始之名猶不以死生經懷而雄入九軍此全於氣也況全於道者乎全於道者官天地以為已役府萬物以為已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所惑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以登假也。

碧虛註不治而不亂立不教也不言而自信坐不議也齋心問道則虛而往悟理而反則實而歸無形而心成介兀而德充也夫至人者天地不能易其德死生不能奪其性即境皆實獨立不改天地密移而我常存府藏氣異則一體之中楚越也動植道同則天地之間不二也逐聲色則耳目異宜混物我則事無好惡是故心無係著所詣皆通彼此委和得喪自泯今見學者盈門而謂得其心觀淡泊自守而謂以其心常心無迹物何為最之哉觀容必鑑止水求道當訪賢師唯其自止故能止絕衆心也植物產乎地得地氣之正者松栢動物育乎天得天氣之正者聖人率已以正而行仲默之訓是以大丈夫以道戰死生而名勢不足稱焉覆載有官動植有養身非我有故視聽不用所知不二心美有死哉擇日以登去留有時也假人則從是真則任已也。

趙註王駘殘兀人皆賤之夫子乃欲率天

下而往從馬先生之見與常人遠矣遠同其用心若何仲尼言王駘之道萬物有死生而此無死生天地有覆墜而此無覆墜蓋能審乎無假而守其宗也常季未達仲尼又以一身萬物之同異為喻肝膽楚越

同而異也物與我一異而同也如是則無視無聽適乎自然物我混融又安知其足之喪哉常季豁然而悟曰彼為己之學以其知得其心言虛靈知覺之心自致知而得以其心得其常心言由虛靈知覺而入

於不死不生也王駘所得不過如是天下何為最之哉仲尼又舉唯止能止衆止正生以正衆生以明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又告以保始之證不懼之實始者先天地生人能保之則死生臨乎前而不懼彼勇士殉名而猶若是況未常死者乎此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特寄之六骸形之耳目耳萬古而長存也登假猶昇天云
庸齋云無形無所見心成感之而化也直後猶尚遠莫假道特也死生亦大矣一句

釋氏議論皆從此出天地覆墜猶大傳云乾坤毀遺亦墜落之義審乎無假盡見其實也命物之化言萬物受命於我宗者物之始也常人不知物同一初至肝膽亦分楚越苟知此則萬物與我為一不特以耳

聽目視也物視所一不見所畏言其觀於萬物無所欠刺讀樂章便見此意為己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知覺非二物特如此

下語耳蓋謂人皆有知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己可以心得其常心而已物何為最之流水止水皆以喻心能止其心所以賢於衆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語大奇松栢亮穿得於天者獨異故能正其生以正衆生與性字義同保守始初微驗必有不懼之實謂判軻再政之徒尚能不變死生況有道者乎官天地府萬物各職其職而粟所粟也六骸特吾所寄自象目而不止於視

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能一知之所知而無所不知也心無所見曰死彼豈擇日而登至於道言無時不在道也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克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以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學者統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真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為道之要無

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為如何又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為句得其常心遠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為句

上下文義自明虛齋無隱皆宗曰義本從之又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正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如字屬下文碧虛因之呂氏以假

音遐絕句疑獨詳道王雱虛齋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章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虛齋以假音格絕句蓋本於

後篇登假於道之語云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毅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是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

斲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郭註我出子止善與則者並行以執政自多明其不違申徒謂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產答以子既殘形而輕蔑在位欲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不足以補殘形之過

申徒謂自陳其過以為不當亡者衆然知過自以應死者少夫利害相攻天下皆并也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羿之毅中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中與不中唯任命耳人以全是笑吾不全是不知命而我怒之又不知命也見至人知命遺形故廢其怒而復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能自反邪形外也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而索我外好不亦過乎子產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呂註申徒能外形骸以忘人之勢子產悅執政而不能忘己之勢凡為道者所以洗心去垢而歸之明猶鑑而已今猶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塵垢所以止也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遊羿之毅中中央者中地則行至於無憾而可以免焉之譬不中者命也則不幸而不免焉之譬人笑吾不全不免佛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化於道而忘之不知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十九年則極陰

陽之數遊於形骸之內未嘗知吾元也而今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林註不違猶不避齊與之有也子產自多執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錐為喻而責之子產以申徒形骸若是而與我爭猶與堯

爭善也申徒謂世人自分解其過以為已當存者衆不分解其過以為已當亡者寡言子產未能忘物遺形自重執政而輕元

者之德又謂與堯爭善此自狀其過而不知亡者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知命者也弓力所及為穀中喻已無取元之道而

元者命也形骸之內謂道德性命之理形骸之外謂手足狀貌之間也

詳道註德充之人視富貴如浮雲以形骸為逆旅子產扶貴以驕賤恃全以薄元則

不足以言德又何足以言命故曰遊界之穀中不中者命也忿怒者性之虛垢既悟則垢去而鑑明此始迷而終悟者也

碧虛註子產師伯昏之道而未能忘我申徒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下者予以

不當亡者衆飾非者多也以不當存者寡罪已者鮮也遊界穀中喻致全而不免皆天命也人笑吾不全則佛然而怒風火猶存適先生之所則廣然而反鑑於止水也與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元忘德忘形者也

趙註世人多自文其過以為吾不當亡足鮮以為吾實有罪者蓋有幸不幸焉如罪善射鵠之中央乃必中之地萬有一免焉

命也曾不自幸願乃笑人我為所笑未免不平是亦不知命也至伯昏之前則釋然矣吾與伯昏遊未嘗知吾元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言寓六骸象耳目則子即我也而索我於形骸之外言爾為爾我為我而不相知也子產謝曰子無重陳我知道過矣

庸齋云與堯爭善四字亦奇言子既元矣縱能為善得知堯乎不自反猶不自量自述其過以為是不當亡者衆不述其過以為是不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

人所能奈何此三句說三等入遊界穀中

數語尤奇絕言人處世動是危機穀中者張弓而箭端所直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幸而不中者命也形骸內外之語皆前賢所未發

申徒安命而忘元德充於內者無感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元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

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為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

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元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元出於非罪者也

或以此二句為指子產未能忘形取義差速遊界穀中莫非中地故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慮苟得免患亦

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怨未忘己也廣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我文化何喜怒哀之可動何形

骸之可索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三

武林道士 楷伯 考 學

德充符第二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類也人生莫之為而任其自生重身知務者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其身者也猶有尊足存言則一足未虧其

德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性孔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舍己而效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為幻怪也而幻怪以之生禮非為華薄也而華薄由之興故至人以為桎梏欲以真理實之仲尼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為桎梏也孰能解之哉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行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道非所以汎語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以相與有不容聲者矣賓賓以學疑至人其猶未邪道以絕學為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觀之皆詭詭幻怪而為己桎梏夫唯以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為不使之然哉蓋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疑獨註不知務謂忘物輕用吾身謂忘形尊足謂道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